

大漠深处四个“文保男”的荒野生活

“楼兰保护站周边，纵横交错的雅丹，其实是一片古墓群。楼兰保护站里，住着4个男人，他们守在这里，不得不在死寂般的荒芜中过着与世隔绝的荒野生活

本报记者何军、白佳丽、赵戈

在楼兰保护站的十来年时间里，李鹏飞跑遍了古墓群中的每一个古墓。“里面有没有东西、有什么东西，情况我都知道，来考古的专家都没有我清楚。”

他的同事麦麦提江笑着说，有时候他们两个人待腻了，就去附近走走，找干尸们聊聊天，说说心里话。有一次指李鹏飞喝多了，躺到古墓棺材里，和干尸睡了一晚上。

“大伙的生活都很枯燥，时间长了，话越来越少，外面世界的人无法体会这种感觉。”楼兰文物保护站上年齡最小、年仅22岁的玉米提江·吐逊，也已在这片荒凉中度过3个年头。

楼兰文物保护站，位于新疆若羌县城东北方向300公里的地方。10多年来，它孤独地矗立在“生命禁区”罗布泊里。这个由3排20多间平房组成的院落里，住着4个男人。与他们相依为命的，还有5条狗和18只鸡。

到保护站工作，几乎等于告别现代生活。这里没有草木和人烟，吃喝要靠外面送；也没有网络和信号，很难与外界联系。

从保护站屋顶向四周眺望，饱经沧桑的雅丹（维吾尔族语，意为“险峻的土丘”）和干枯开裂的盐壳一望无际。守在这里的人，不得不在死寂般的荒芜中过着与世隔绝的“荒野生活”。

楼兰保护站周边纵横交错的雅丹，其实是一片古墓群。

据巴州博物馆的负责人焦迎新介绍，这些雅丹千年前原本是罗布泊的小岛，那时人们去世后都会被运到小岛埋葬。湖水干涸后，小岛完全显露，再经过多年风沙侵蚀，便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目前得知的古墓一共有150多座，保护站就建在古墓群的中心。“这个位置，不仅可以浏览整个古墓群的动静，还把守着进入楼兰古城的必经之道。”工作人员麦麦提江·麦麦提明说。

1979年出生的麦麦提江，已是第二次到楼兰文物保护站工作。1997年，若羌县文物管理所（文物局前身）开始在罗布泊筹建楼兰文物保护站，高中毕业的他成了站上的第一批职工。

那时候，没有固定的住所，麦麦提江先是住帐篷，离开时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窝子。

直到2008年，保护站才盖平房。“2016年重新回来时，感觉像住进了豪宅。”

罗布泊的夏天温差很大。白天温度可高达50摄氏度，夜里的阵阵凉风则会带来一丝寒意。

胆子大的麦麦提江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木床，晚上就躺在那里睡。

他说，看看头顶的星星和银河，能忘掉烦心事。“就是太安静，有时候会孤单，特别想回家。”

现在，楼兰文物保护站里共有4名工作人员。

住在古墓群里

楼兰保护站周边纵横交错的雅丹，其实是一片古墓群。

据巴州博物馆的负责人焦迎新介绍，这些雅丹千年前原本是罗布泊的小岛，那时人们去世后都会被运到小岛埋葬。湖水干涸后，小岛完全显露，再经过多年风沙侵蚀，便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目前得知的古墓一共有150多座，保护站就建在古墓群的中心。“这个位置，不仅可以浏览整个古墓群的动静，还把守着进入楼兰古城的必经之道。”工作人员麦麦提江·麦麦提明说。

1979年出生的麦麦提江，已是第二次到楼兰文物保护站工作。1997年，若羌县文物管理所（文物局前身）开始在罗布泊筹建楼兰文物保护站，高中毕业的他成了站上的第一批职工。

那时候，没有固定的住所，麦麦提江先是住帐篷，离开时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窝子。

直到2008年，保护站才盖平房。“2016年重新回来时，感觉像住进了豪宅。”

罗布泊的夏天温差很大。白天温度可高达50摄氏度，夜里的阵阵凉风则会带来一丝寒意。

胆子大的麦麦提江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木床，晚上就躺在那里睡。

他说，看看头顶的星星和银河，能忘掉烦心事。“就是太安静，有时候会孤单，特别想回家。”

现在，楼兰文物保护站里共有4名工作人员。

楼兰保护站周边纵横交错的雅丹，其实是一片古墓群。

据巴州博物馆的负责人焦迎新介绍，这些雅丹千年前原本是罗布泊的小岛，那时人们去世后都会被运到小岛埋葬。湖水干涸后，小岛完全显露，再经过多年风沙侵蚀，便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目前得知的古墓一共有150多座，保护站就建在古墓群的中心。“这个位置，不仅可以浏览整个古墓群的动静，还把守着进入楼兰古城的必经之道。”工作人员麦麦提江·麦麦提明说。

1979年出生的麦麦提江，已是第二次到楼兰文物保护站工作。1997年，若羌县文物管理所（文物局前身）开始在罗布泊筹建楼兰文物保护站，高中毕业的他成了站上的第一批职工。

那时候，没有固定的住所，麦麦提江先是住帐篷，离开时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窝子。

直到2008年，保护站才盖平房。“2016年重新回来时，感觉像住进了豪宅。”

罗布泊的夏天温差很大。白天温度可高达50摄氏度，夜里的阵阵凉风则会带来一丝寒意。

胆子大的麦麦提江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木床，晚上就躺在那里睡。

他说，看看头顶的星星和银河，能忘掉烦心事。“就是太安静，有时候会孤单，特别想回家。”

现在，楼兰文物保护站里共有4名工作人员。

本报记者王镜宇

国庆阅兵那一天，中国国际象棋“一哥”丁立人正经历一场鏖战。

当天，2019年国际象棋男子世界杯赛决赛第二局在俄罗斯举行。27岁的丁立人对战阿塞拜疆名将拉贾波夫，最终执白获胜赢得先机。

遗憾的是，在4日的快棋加赛中，丁立人负于拉贾波夫，第二次屈居世界杯亚军。目前，丁立人世界排名第三，是离“世界棋王”最近的中国人。

中国“一哥”惊艳国际象棋界

丁立人出生于盛产国际象棋人才的浙江温州，4岁开始学习国际象棋。他似乎一出生就是下国际象棋的料，在17岁那年就拿到了全国男子个人锦标赛冠军。2011年和2012年，他又拿了两次冠军。

2017年，当时世界排名第13位的丁立人在国际象棋男子世界杯赛中一举夺得亚军，创造了中国棋手在个人世界大赛中的最佳战绩。

2018年，在温州“心桥杯”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对抗赛中，丁立人以3比1战胜前世界冠军、保加利亚名将托帕洛夫，国际等级分达到2804.2分，成为第一位突破国际象棋等级分2800分的中国棋手。

今年的比赛中，丁立人是奔着世界冠军去的。丁立人所指的“世界冠军”，常被棋迷们称作“世界棋王”，是国际象棋的“珠穆朗玛峰”；而这次在俄罗斯角逐的世界杯冠军，则大约相当于“乔戈里峰”。

2019年国际象棋男子世界杯赛决赛后，包括冠亚军在内的8名顶尖棋手，将参加明年上半年进行世界冠军候选人赛。名列第一的人将攀上“珠峰第二台阶”，向现任“世界棋王”卡尔森发起挑战。

与“棋王”差距在缩小

在挑战“世界棋王”的路上，比丁立人大两岁的卡尔森是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。自2013年成为“世界棋王”以来，他已经连续三次卫冕。

事实上，丁立人近4个月内已与卡尔森大战12盘，战绩为4胜5和3负。

在本届世界杯赛开始前10天，丁立人在美国辛格费尔德杯国际象棋超级赛中捧起金杯。这是中国棋手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超级赛事冠军，也打破了卡尔森自加冕棋王以来“加赛不败”的神话。

据新华社此前报道，赛后卡尔森说：“必须说，我今天发挥得比我优秀得多，所以这个冠军他当之无愧。”观战的苏珊·波尔加也在赛后感慨：“自从卡尔森获得世界冠军以来，有谁能够完成这个壮举？”

丁立人坦言，他与卡尔森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，但“可能缩小了”。“我能感觉到自己状态的起伏变化。在我状态好的时候是能跟他抗衡的，比如在美国那边的加赛。但在我状态不佳的时候，



大图：楼兰文物保护站工作人员麦麦提江·麦麦提明在楼兰古城遗址前巡查（8月13日摄）。（本报记者赵戈摄）
小图：从上到下依次为李鹏飞、玉米提江·吐逊、牛得草。

他们两人一组，每月轮换驻站。平常时间，每组在保护站值守满一个月，便回县城的博物馆上班。

和麦麦提江分到同一组的叫李鹏飞。2008年至今，他一直在保护站工作，现在是保护站的站长。

李鹏飞喜欢没人的地方。他小时候没有上过学，就在山里面跑，放羊，一进去两个月不出来。

性格耿直的李鹏飞，也曾要性子离开过保护站。

有一次，他自己一个人守在站上，不小心感冒了，嗓子疼得难受，连水都咽不下去。一周后，出去办事的搭档才回来。他当时很生气，心想这些人怎么说话不算数，一怒之下跑到工地去修路了。

县文物局的驾驶员后来劝他回去干，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。“当时看到壁画墓被盗墓贼破坏成那样，又看了博物馆的干尸，太可惜。我没啥本事，但骑着摩托到处巡逻还是可以的。”

那一年，李鹏飞在保护站一住就是7个月零8天。

水比油珍贵

外卖小哥牛得草今年才到保护站上班。由于李鹏飞的手指受伤，他已连续在站上待了3个月。

“想不到环境这么恶劣，现在还不太适应。”牛得草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，楼兰文物保护站周边的风特别大，几个人抬不动的铁桶都能被吹着跑。沙尘暴来之后，白天像晚上一样。站里的窗户密封也不好，风过后，楼道里的沙子能没过脚面。

若羌县文物局曾想多招一些人来保护站，可是报名的人很少。有的人报了名，忍受不了那里的环境和孤独，换班的时候再也不愿意去。

麦麦提江说，保护站现在的条件好了很多。铁丝网围起来的院子里，盖了3座平房，有20多个房间，太阳能通电后，电冰箱、电视机也可以带起来了。

在这里，水是最宝贵的东西。洗菜的水用来洗锅，然后用纱布过滤，再用来喂狗和鸡。洗脸的时候，把水装进矿泉水瓶里，戳一个小小的孔，然后慢慢洗，通常一个人一天只能洗一次脸。

大家一个月穿一套衣服，在若羌县的家里洗好拿过来，站里从不洗碗，吃完用纸巾擦干净就行。洗澡更不可能，实在难受，就用桶里的水简单抹一下。

李鹏飞听之前的同事说，以前站里配了两个容量为180公斤左右的水桶，所有人 and 动物一个月只能用这些水。有一次，道路被洪水冲毁，运送补给的车进不来，一桶水用了几个月，最后像胶水一样黏得拉丝了还在喝。

“不开玩笑地说，要一碗清油我给，要一碗水不给。”

保护站2008年盖平房的时候，他们让施工队就地挖了一个坑，弄了个水窖。每次拉来的水，全部灌在水窖里。现在运水车一次拉30方水，用半年左右。不过，费用要5000多块，“高得吓人”。

食物每个月送一次，换班的时候从300公里外的县城送过来。虽然现在有冰箱，但蔬菜还是存不住，大家只能哪个东西坏得快，先吃哪个，土豆白菜放后面吃。有的时候也会来人，只要来

人都会带东西给他们。

驻站期间，打电话是最棘手的问题。原本站里有一台卫星电话，紧急情况时可以和文物局联系，家里有事也可以通过单位的人转达。

但牛得草说，这部老旧的电话已坏了两三个月，唯一与外界联络的渠道断了。现在要骑摩托车六七十公里，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，给文物局和家里报平安。

守护古老文明

罗布泊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，却埋藏着无数文物古迹。千年的古老文明和神秘的楼兰传说，引来无数人关注和猜想，也让盗墓者趋之若鹜，以身涉险。

建于古墓群中的楼兰文物保护站，把守着进入楼兰古城的必经之路。李鹏飞等4人的任务，就是不让游客、盗墓者进入楼兰古城和附近的墓葬群。

他们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巡逻，时间通常是早上六七点，或下午五六点。出去必须两个人同行，有个照应。巡逻一次大概两个小时，一般都背着一个包，里面装上两瓶水和一块馕。

一到夏天，非法旅游进来的人很多。今年7月，8个人偷偷进来，在余纯顺墓地被发现。见李鹏飞和麦麦提江亮出执法证，这些人非但不怕，还拿出钢管、火枪吓唬他俩。“小李子出去打电话报警，公安局过来带走了，搜查后发现他们盗走了磨刀石等文物。当中有4个人，被判刑8年。”

对于非法进入楼兰的游客，只要没有破坏和偷盗文物，保护站还是以劝离为主。

麦麦提江说，今年一名从陕西来的游客，被发现时正骑着摩托车想进入楼兰古城。这个人已是第三次非法进来。“第一次巡逻时发现他后，他谎称迷路，于是就骑着车把他带出去。第二天他又进来了，那天刮大风走不了，自己和牛得草还给了食物和水，留他住了一晚。”

“没想到今天又来了，事不过三，不能再给机会了。”麦麦提江扣了他的身份证，检查了车和行李，送到了县公安局。

保护站上年齡最小的玉米提江·吐逊，也亲眼见识过工作的惊险。有一次，他和同事巡逻时发现偷偷进入楼兰的车，于是两个人开始追，他的同事不小心碰到一个沙包，人从车上飞出去30多米，拉到医院缝了40多针。

2009年12月，李鹏飞、麦麦提江配合当地公安部门抓了4个盗墓贼。他们说，当时整整追了5天，找就找了两天，第3天找到他们的摩托车、棉衣、汽油、羊肉、馕，都在一个坑里放着，但没有找到人。于是，他们两个人就把这些烧了，还用钢筋把3辆摩托车的车轮戳烂了。

紧接着，他们想办法给公安局报了案。后来，公安局和文物局派人进来，又找了3天才找到这些盗墓贼。

事后了解到，这些盗墓贼每隔五六公里就埋一些给养，摩托车没气了还在骑。12月的天气特别冷，因为衣服被烧，发现时他们只穿着单薄的秋裤，晚上就点红柳取暖，哭了两晚上。

4个人中，3个判了12年，一个判了15年。“开始有点害怕他们出来找我，后来想想，有政府管我呢。他们走的弯路，我走的正路，我怕啥？”李鹏飞说。

最忠实的伙伴

在楼兰文物保护站里，还养着5条狗和18只鸡。它们是最忠实的伙伴，与4个男人相依为命，共同在“生命禁区”守护文物。

大黄和小不点是“两口子”，另外3条狗是它们的孩子。玉米提江告诉记者，狗在这里很有用，一两公里外有情况它们就会叫。尤其是大黄，耳朵很灵，很远有人来它就会叫。

冬天它们跟着一起去巡逻，“我们摩托车前面跑，他们后面跟，一瓶水分给他们喝，也是个伴，也可以发现情况。”

大黄已经十几岁了，它的爸爸妈妈都死在了这里。李鹏飞说，“只要别人惹我们，推一下我们，它就要冲上去咬。”

这些年，大黄和小不点生了好几窝狗崽，站里都送了人。“其实也很舍不得，但放在这里根本养不起。”

有一次，一条小狗要被送出去了，被绳子拴着，一直很委屈地叫。它不知道自己马上要出去享福了。

当过厨师的麦麦提江手脚很勤快。之前他养了20多只鸽子，后来发现鸽子吃得比鸡多，而且鸡蛋可以吃，就改养鸡了。

大家在院里搭了个鸡窝，因为常年啄盐碱，这些鸡生的蛋都是咸的，比外面鸡蛋好吃多了。“之前狗还咬死了8只鸡，被我狠狠揍了一顿，现在它们相处得很好。”

麦麦提江还特意从外面买了8盆绿萝，用嘴里省下来的水小心养着。心情烦闷的时候，他们就想看点绿色。这是罗布泊里仅有的绿色。

暑假期间，麦麦提江没有同意儿子和女儿过来，主要是担心孩子生病没法及时送出去治疗。

提到孩子，他一脸骄傲，“两个人学习都很努力，我希望他们考到内地上大学，在大城市工作。”

李鹏飞现在还是单身，他现在的愿望就是找个老婆。“起初还有好多人给我介绍，但是一见面就不行。我的工作一个月在家一个月不在家，一听她们就不同意了。”



▲丁立人在比赛中。 新华社发（马蒂亚摄）

离“世界棋王”最近的中国人